

印象深刻的一個國慶日

李樸生

僑政權威國民黨元老李樸生先生，應本誌之邀，惠撰「印象深刻的一個國慶日」，作為中外雜誌慶祝中華民國五十九年國慶的特稿，不僅使中外讀者獲得一篇極有價值的讀物，瞭然抗戰期間，越南為日軍所陷以前，僑務、民運的概況，以及僑胞忠愛祖國的熱烈情緒，尤使十月號的中外雜誌，格外生色，僅在此向海峽揮毫的李樸生先生致謝。

編者

吳鐵城先生有先知之明

民國二十九年的夏天，吳鐵城先生任中央黨部海外部部長，偵知日本軍閥因我抵抗其侵略，愈戰愈勇，企圖進兵越南海防，佔據河內，截斷滇越鐵路與海外的交通，並作為侵略泰國，緬甸的跳板。當時越南總督德古有聯絡我國，共同抵抗日軍的意思。吳部長以越南有四十萬華僑，有中國國民黨越南總支部之組織，若戰事發生，必須加強戰時訓練，嚴密戰時組織，始能予日軍以更大的打擊。但當時法國之殖民地統治，既腐敗，又苛待越南人及華僑，所謂「分而治之」的政策，使華僑組織鬆懈，意氣甚多，不能有堅強的抵抗力。所以他即派孫甄陶先生（現在美國三藩市從事文化工作）為越南特派員，前往整頓黨務，團結僑胞。他原定親自訪問東南亞，宣慰僑胞，提高其抗戰情緒；至是，乃擬由重慶出發，先

到河內西貢。但越南總督以吳部長目標太大，怕引起日軍閥反感，乃婉拒吳部長之訪問。

吳部長既斷定日本軍閥必然侵略越南，越南態度又徘徊于和戰之間，為保僑，為抗戰，必須在越南建立一戰時總指揮之組織，乃與軍事委員會鄭介民先生商（鄭為吳部長學生，時任戴雨農先生助手）成立海外部越南辦事處，而人事與經費，均由軍統局負責。在籌備期間，堤岸（越南華僑最多之地區）華僑因商會之競選分裂，黨部同志亦因改制（改總支部制為直屬支部制，而由越南辦事處秘密統一指揮）發生誤會，加以傳汪精衛親信陳春甫已到河內進行拉攏工作，吳部長即派我先偕黃祖耀先生（筆名苗子，在文藝界有聲名，共匪陷大陸，因妻附匪，未逃出。後聞其妻已另找匪要做愛人，黃甚潦倒，現不知生死。）先赴越南。並派李柏（譚永昌先生化名，現在紐約開餐館，生意興隆）陳立人（現在三藩市）

余堅義（徐觀餘先生化名，在臺北，教育部服務多年，現已退休）續來。

僑社的大團結運動

我們九月到堤岸，看看各方面的實際情形，便決定工作的計劃如下：

（一）先勸導西堤（西貢及堤岸的簡稱）直屬支部負責同志尊重吳部長的命令，即日就職。其餘若干意見不同，遇事生風的同志，因他們有『忠實同志會』的小組織，背景複雜，不能馬上辯論是非，要求他們衷誠合作；只求衝突不表面化，而後漸漸用僑胞愛國活動的空氣，消除他們派系的恩怨。

（二）僑社分裂，急先做大團結運動，于是我們分訪競選的領袖朱繼興，翁典南兩先生暨其幹部，陳說處此嚴重時局，僑胞大團結之重要。並邀請各報館記者及能文之士，寫促進僑胞大團結連

動的文章，幸而大家都深明大義，贊成我們的建議，在那十多天內，僑胞大團結運動的文章，滿載于各家報章上。這樣熱烈的輿論空氣，果然在實際發生了轉變的力量。于是僑社化戾氣為祥和的氣象，是向來所未見。

(二)提倡青年康樂活動，西堤的僑校校長及教職員，不少是廣州中山大學的校友，我們便請他們鼓勵學生，參加我們主辦的單車旅行，唱歌大會及籃球比賽。因為事屬創舉，我們特別聯絡各方人士鄭重準備，關於經費籌措都得到熱心僑領樂為支持，鼓吹進行又有各報章詳為登載，所以我們的康樂活動成績良好，引起青年們很大的興趣。我們繼續着開辦童子軍領袖班（由徐觀餘，陳立人兩先生主持）體育幹部訓練班及國歌傳習班，以吸收愛國青年，展開工作。

一個多月的時間，西堤僑社充滿活潑，旺盛的朝氣，而雙十節到了，成為我們推行愛國運動的最高潮。

學生難忘的慶祝會

我們慶祝雙十節，原計劃來一個空前的露天的羣衆大會，已借到大世界的廣場舉行，向越南當局洽請准許。但當局怕引起日本軍閥反對，以治安為理由婉拒；只准許慶祝會在室內舉行。慶祝完畢，即行個別離去，不能結隊游行。我們不得已，乃在堤岸借一個最大的電影院開會。會場內外佈置，很是堂皇。開會時，我們往請反對我們的老同志如香玉堂，林澤臣先生等及幾位僑領蒞會，並恭請他們坐上位。（我們都坐在柏

下，表示對他們的尊敬並希望他們見此大場面，有所激發，從此棄嫌合作。）主席則請尹總領事鳳藻擔任。他穿總領事制服出席，並慷慨激昂的演說，說他職責在保護華僑，無論局面如何艱難，他絕不先離僑胞而去。僑胞鼓掌如雷，有人感動到流淚。

這一個雙十慶祝會，使我印象深刻，一生難忘。

我從來沒有負責籌劃過一個國慶慶祝會，只有這一個在堤岸舉行的慶祝會，是由我負責籌劃的，而開會的情形是如此熱烈，隆重與嚴肅，大大的影響僑心。

尹總領事身材壯碩，聲音響亮，穿了制服，儀表更佳。而其演說，後來日軍登陸越南，他竟昂然進入集中營，實踐了不離開華僑的諾言。我們在重慶，知道他入集中營，時時和外交部會商去營救他。日本投降，他受外交部的重視，調任馬達加斯加國任總領事，後升大使。

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堤岸熱烈慶祝國慶，是我奉派越南工作的最高潮，也是我從事黨務工作四十多年一個理想的試驗。我常認為辦黨要從民運（包括僑運）辦起，民運辦得好，黨便如魚得水，活得活潑。關起大門辦等因奉此，填表，寫報告，便如魚失水，軀壳雖存，實已僵化。我從來沒有機會主辦一個黨部，只有在越南我能試驗我的做法，我們把僑運做好，把青年運動做好，黨有信用，黨有羣衆，發動做什麼康樂福利革新進步的工作都可以要

風得風，要雨得雨。越南兩三個月的短時間，得到那麼多成就，就是一個例子。當然，當年和我一起工作的朋友都是很能幹而熱心服務的人才，而青年參加我們活動的，多是積極有為的青年。自越共猖獗，昔年工作的朋友，不少為反共犧牲，如簡繡山，江福先生都已殉難。又如參加體育班的張需芝先生，參加童軍班的梁明先生，後來都能冒險犯難，替國家去做驚天動地的工作（詳見中央月刊五十九年七月一日出版二卷九期一七九頁挺立在死神面前的英雄）獲得黨中央委員會的實踐獎章。使人回味當時的工作，饒有意義。

從越南談到新加坡

一九六三年，我奉派陪籃球隊到新加坡參加獨立杯比賽，看到執政黨（人民行動黨）透過人民協會所開辦的人民聯絡所各種活動與設備，把該所附近的居民，尤其青年都吸收到聯絡所裏去。人民行動黨的幹部與民衆密切打成一片，利害相關，政治上最大的惡魔——貪污便能够消除，政治上最大的惡魔——共黨便能够制裁，故新加坡國雖小，居然是世界馳名的善國！（孟子，滕國雖偏小，方五十里，猶可以為善國）

我們的黨——中國國民黨比人民行動黨更有光榮的歷史，人才更多，還有偉大的領袖，既已『以黨建國』，以黨抗日，更應能以黨治國。可是我們在臺灣二十年，如軍事訓練，科學研究，我國誠比新加坡進步。但如機關的行政效率，官吏的法治精神；更如國民住宅，環境衛生，交通秩序，貿易信用，不必諱言，我國實不如新加坡

。作為一個普通公民，他對國防與科學之標準，不易瞭解，惟在日常生活上如食、住、行、樂、育等項，是民衆所最關切。我們能和他們有經常親切的接觸，適當供應其合理的生活改善的需要，他們自然衷心的支持我們了。新加坡民衆聯絡

站之作用與要求，就是如此。所以，新加坡的執政黨因能積極的照顧民衆的利益，民衆即願全力支持執政黨的地位，新加坡于是成功為亞洲第一個善國，馳名于世界，為中國人增光。

憑我個人在越南的短期小經驗，看過新加坡

執政黨的良好成就，我真希望我中央在推行全面革新的號召中，接受羅才榮先生考察新加坡報告書的一個建議。最好並讓羅先生去做美國共和黨的迪街林先生，實驗他的做法。

五十九年九月二日

石友三與丁文淵

雷嘯岑

對日抗戰「七·七」事變發生之前，華北平津一帶，由馮玉祥舊

部宋哲元軍屯戍之，石友三亦糾合舊日殘卒，駐防天津。民國廿四年某月日，石部突以譁變聞，北平曾緊閉九城，市外砲聲大作。時我國駐德使館參事丁文淵適因公回國述職後，擬取道俄境，邊歐陸過返柏林，方寓北平旅舍，目擊變態，殊感驚異也。

變端旋平息，宋哲元因舊誼不欲深究責任，斥資囑石友三出國遊歷，藉弭是非。石變名走德國，以政治關係，先往見當時養病於德京郊外之胡展堂氏，謂將赴柏林作較長時間之考察，乞胡介一旅德同胞為之嚮導。胡即作書介其往晤丁參事，函稱有好友石某（未註友三，而書其變名）來柏林考察軍事，希予照拂云云。丁與石友三晤談時，曾告以最近方自國內返任，石就詢國內近況，丁言：「別無他異，唯駐防天津之石友三軍，最近發生譁變情事耳」。石謂：「決無此事！」丁固不知來客即為石友三也，啞然答曰：「余在北平親見四城關閉，又聽到城外砲聲隆隆，報紙亦記載係石軍叛變行為，寧有假耶？」石乃坦然語丁：「我就是石友三！」丁以主人地位，頗感窘態，旋謂：或係軍中一時誤會，事變迅告弭息矣。石亦夷然，繼續與丁談其考

察問題。

石言：「素聞德國大學教授學問高超，本人此行擬研究化學兵工問題，請介紹一教授，以一月或最多兩月時間，指教本人，盡識其中原理與技能何如？」

丁笑謂：「化學兵工為一極艱深之專門科學，雖十年亦不易學習到家，一二月工夫，尚不足言入門也。」石聞之殊失望，答言：「如此，即請介紹我到一有名之化學工廠作工學習，可乎？」丁又謂「化學工人皆為熟練而具有專門技能者，非普通人所可充任也。」石滋不悅，拂然曰：「我石友三給工廠做工，又不要它的工錢，難道還不行嗎？」丁知其為無識武夫，未可理喻，乃以抱歉口吻語之曰：「余誠低能，不足為將軍求學問題作嚮導，盼將軍另行物色高明人物，以免遺誤。」一席不經之談，乃告終止，石氏面帶悻悻之色，不歡而散。早年中國一般無知軍人之姿態，皆與石氏相伯仲。民國十七年馮玉祥在南京任行政院副院長，亦按日坐汽車赴金陵大學聽化學課，可謂後先媲美。此所以有「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之諺語流傳也，豈勝浩歎！